

#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

## 東軒筆錄



唐宋史料筆記

中華書局

K244

1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東軒筆錄

〔宋〕魏泰撰

中華書局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**東軒筆錄**

〔宋〕魏 泰撰

李裕民點校

\*

**中 華 書 局 出 版**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文字六〇三廠印刷

▲

850×1168毫米1/32·6<sup>1</sup>/<sub>2</sub>印張·110千字

1983年10月第1版

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

印數 11001—17000 冊

定價：10.00 元

---

ISBN 7-101-01769-X/K·827

## 點校說明

東軒筆錄，是魏泰記載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舊事的筆記。

魏泰，字道輔，晚號臨漢隱居，襄陽人，生活在宋神宗、哲宗、徽宗時期，與王安石、王國、王雱、黃庭堅、黃大臨、徐禧、章惇等交游，博極羣書，長于詩文，年輕時恃才豪縱，曾因一時氣忿毆打主考官，未能考上進士，以後一直隱居。徽宗時，章惇推薦他作官，竟拂袖還家。他的姐夫曾布，是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助手，後因反對市易法，與呂惠卿鬧僵，被貶，元祐後又重新執政。魏泰的思想傾向頗似曾布，對變法持一定的批評意見，對王安石肯定居多，對呂惠卿則痛加揭露貶斥。魏泰的著作有東軒筆錄十五卷、續錄一卷、臨漢隱居詩話一卷、訂誤集二卷、書可記一卷、襄陽題詠二卷、臨漢隱居集二十卷、襄陽形勝賦等，今存者唯筆錄、詩話及詩四首。

東軒筆錄所記以仁宗、神宗兩朝事居多，由於魏泰常與上層人物交往，熟知內情，所記當時歷史尤其是王安石變法，有重要參考價值。書中記載的呂惠卿與王安石書，是了解呂、王關係的重要材料。卷六所記曾布與王安石事，說明曾因反市易法被黜後，與王仍有

交情，並未發展到勢不兩立的地步。書中對貪污賄賂、趨炎附勢、狼狽爲奸的現象時有揭露。尤其難能可貴的是，在卷十中記載了宋英宗打擊報復、庇護皇親的事實。此書所記亦有一些失實之處，舊聞證誤、容齋隨筆等書均有駁正。總的說來，在宋人筆記中，它還是史料價值較高的一種。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、三朝名臣言行錄引本書達三十六條，在二百二十五種引書中，居第五位。

東軒筆錄的板本主要有：

一、明嘉靖沈敕楚山書屋本，北京圖書館藏，湖北先正遺書本即據此影印。書前有元祐九年自序，爲它本所無。北圖本序後有很淡的朱書小字一行：「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。」可見，此書所據爲南宋刻本，又書中凡遇宋帝，均另起一行，尚保持宋本格式，但宋帝之諱已不回避，這當是明刻時所改。

二、稗海本，編次與嘉靖本略有不同，書末「真宗與北蕃和約」條爲嘉靖本所無。叢書集成本即據此本排印。

三、四庫全書本，編次同稗海本，文字亦多與稗海本同，少數與稗海本、嘉靖本不同。  
四、筆記小說大觀本，編次同稗海本，內容多與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同，少數有異。  
此外，有說郛本（宛委山堂本、傅增湘校明刻本、商務印書館本），僅一卷。今以嘉靖本

爲底本，與稗海、四庫全書、說郛諸本對校，並參校類說、宋朝事實類苑等書。又從宋朝事實類苑、棠陰比事、永樂大典、皇宋書錄、事文類聚前集、羣書類編故事、錦繡萬花谷後集、舊聞證誤中輯得東軒筆錄佚文十六條、續東軒筆錄一條，匯爲「佚文」，附在書後。

書末附錄各家著錄及題跋、有關魏泰的材料、參校書目及簡稱。

本書的校勘，曾得到葉仲英同志的幫助，在此表示感謝。點校中的錯誤，請讀者指正。

點校者 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

# 東軒筆錄序

余居漢陰之鄧城縣，縣非驛傳之所出，而居地僻絕，其旦暮之所接者，非山林之觀，則田畯之語，捨此無復見聞矣。思少時力學尚友，游於公卿間，其緒言餘論有補於聰明者，雖老矣，尚班班可記，因叢摭成書。嗚呼，事固有善惡，然吾未嘗敢致意於其間，姑錄其實以示子孫而已，異時有補史氏之闕，或譏以見聞之殊者，吾皆無憾，惟覽者之詳否焉。

元祐九年上元日，臨漢隱居魏泰序。

# 東軒筆錄目錄

|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序  | 一  | 卷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二〇 |
| 卷一 | 一  | 卷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二三 |
| 卷二 | 一五 | 卷十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二五 |
| 卷三 | 二六 | 卷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二七 |
| 卷四 | 四〇 | 卷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二五 |
| 卷五 | 五  | 卷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七 |
| 卷六 | 六  | 佚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七 |
| 卷七 | 六  | 附錄一 各家著錄及題跋                  | 一八 |
| 卷八 | 八  | 附錄二 有關魏泰的資料                  | 一八 |
| 卷九 | 九  | 附錄三 <small>参考</small> 校書目及簡稱 | 一九 |

## 東軒筆錄卷之一

太祖皇帝得天下，破上黨，取李筠，征維揚，誅李重進，皆一舉蕩滅，知兵力可用，僭僞可平矣。嘗語太宗曰：「中國自五代以來，兵連禍結，帑廩虛竭，必先取西川，次及荆、廣、江南，則國用富饒矣。今之勍敵，止在契丹<sup>〔一〕</sup>，自開運以後，益輕中國。河東正扼兩蕃，若遽取河東，便與兩蕃接境，莫若且存繼元，爲我屏翰，俟我完實，取之未晚。」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，太宗卽位卽一舉平晉也<sup>〔二〕</sup>。

錢俶初入朝，既而賜歸國，羣臣多請留俶，而使之獻地。太祖曰：「吾方征江南，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。」江南若下，俶敢不歸乎？既而皆如所處。

武陵、辰陽、澧陽、清湘、邵陽五州各有蠻徭嘯聚<sup>〔三〕</sup>，依山阻江，迨十餘萬。在馬希範、周行逢時，數出寇邊，以至圍逼辰、永二州，殺掠民畜，歲歲不寧。太祖既下荆湖，思得通蠻慣<sup>〔四〕</sup>、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，以鎮撫之。有辰州徭人秦再雄者，長七尺，武健多謀，在周行逢時，屢以戰鬪立功，蠻黨服之<sup>〔五〕</sup>。太祖召至闕下，察知可用，面以一路之事付之<sup>〔六〕</sup>。起蠻酋，除辰州刺史，官其一子爲殿直，賜予甚厚，仍使自辟吏屬，盡予一州租賦。再雄感戴

異恩〔七〕，誓死報效，至州日，訓練士兵，得三千人，皆能被甲渡水、歷山飛壑、捷如猿猴。又選親校二十人，分使諸蠻，以傳朝廷懷徠之美意，莫不從風而靡，各得降表以聞。太祖大喜，再召至闕，面加獎激。再雄伏地流涕，嗚咽不勝。改辰州團練使。久之〔八〕，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。再雄盡瘁邊圉，故終太祖之世，無蠻陌之患〔九〕，五州延袤千里〔一〇〕，不增一兵，不費帑庾，而邊境妥安，由神機駕馭一再雄而已〔一一〕。

陳搏，字圖南，有經世之才，生唐末，厭五代之亂，入武當山，學神仙導養之術，能辟穀，或一睡三年，後隱於華山。自晉、漢已後，每聞一朝革命，則嘖感數日，人有問者，瞪目不答。一日，方乘驢遊華陰，市人相語曰：「趙點檢作官家。」搏驚喜大笑，人問其故，又笑曰：「天下這迴定疊也。」太祖事周爲殿前都點檢，搏嘗見天日之表，知太平自此始耳。

雷德驤判大理寺，因便殿奏事，太祖方燕服，見之，因問曰：「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，遂與本家姓，其意安在？」德驤曰：「古人制貴賤之分，使不可瀆，恐後世譜牒不明，有以奴主爲婚者。」太祖大喜曰：「卿深得古人立法意。」由是歎重久之。自後，每德驤奏事，雖在燕處，必御袍帶以見。

周世宗壽春之役，太祖爲將，太宗亦在軍中，是時壽春久不下，世宗決淮水灌其城。一日，藝祖、太宗及節度使武行德共乘小艇〔三〕，游於城下，艇中惟有一卒司鑪，世謂之茶酒

司，一矢而斃，太祖、太宗安座以至廻舟〔三〕，矢石終不能及。

錢俶入朝，太祖眷禮甚厚，然自宰相以下，皆有章疏，乞留俶而取其地。太祖不從。及賜還本國，復宴餞於便殿，屢勸以巨觥，陛辭之日，感泣再三〔四〕。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複，封識甚密，以賜俶，且戒以途中密觀。暨歸途啟之，凡數十軸，皆羣臣所上章疏，俶自是益恐懼，江南平，遂乞納土〔五〕。

太祖嘗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，太祖曰：「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？」普對曰：「使維翰在，陛下亦不用，蓋維翰愛錢。」太祖曰：「苟用其長，亦當護其短，措大眼孔小，賜與十萬貫，則塞破屋子矣〔六〕。」

李重進之叛也，有二子方爲宿衛。太祖夜召面語之曰：「而父何苦反耶？江淮兵弱，又無良將，誰與共圖事者？汝速乘傳往曉之，吾不殺汝也。」二子伏泣戰汗，太祖趣遣之。重進方坐轅門，與諸軍議事，忽二子至，人聞聖語〔七〕，皆相顧大駭，士卒聞之，驚疑不測，而有向背之意。俄而王師壓境，重進不知所爲，與家屬赴火死，揚州平〔八〕。

太祖、太宗下諸國，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，無不面加獎激，以至棄瑕錄用，故徐鉉、潘宥修輩皆承眷禮〔九〕。至如衛融、張洎應答不遜，猶優假之，故雖疏遠寇讎，無不盡其忠力。太平興國中，吳王李煜薨，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。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，面

奏曰：「知吳王事迹，莫若徐鉉爲詳。」太宗未悟，遂詔鉉撰碑，鉉遽請對而泣曰：「臣舊侍奉煜<sup>〔三〕</sup>，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，乃敢奉詔。」太宗始悟讓者之意，許之。故鉉之爲碑，但推言歷數有盡，天命有歸而已。其警句云：「東隣遭禍，南箕扇疑<sup>〔三〕</sup>。投杼致慈親之惑，乞火無里婦之談。始勞固壘之師<sup>〔三〕</sup>，終後塗山之會<sup>〔三〕</sup>。」又有偃王仁義之比，太宗覽讀稱嘆。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，尤加歎賞，每對宰臣，稱鉉之忠義。吳王挽詞，今記者二首，曰：「倏忽千齡盡，冥茫萬事空。青松洛陽陌，荒草建康宮<sup>〔四〕</sup>。道德遺文在，興衰自古同。受恩無補報，反袂泣途窮。」又曰<sup>〔三〕</sup>：「土德承餘烈，江南廣舊恩。一朝人事變，千古信書存。哀挽周原道，銘旌鄭國門。此生雖未死，寂寞已消魂。」李王葬北邙<sup>〔三〕</sup>，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，故有隣國信書之句。東隣謂錢俶也。

太祖幸西都，肆赦。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，太祖召至便座，令面陳其事。文定以手畫地，條陳十策：一下并汾，二富民，三封建，四敦孝，五舉賢，六大學，七籍田，八選良吏，九懲姦，十恤刑<sup>〔三〕</sup>。內四說稱旨，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，太祖怒，令武士拽出。及車駕還京，語太宗曰：「我幸西都<sup>〔三〕</sup>，惟得一張齊賢耳。我不欲爵之以官，異日<sup>〔三〕</sup>，汝可收之，使輔汝爲相也。」至太宗初卽位，放進士榜，決欲置於高等，而有司偶失掄選，實第三甲之末<sup>〔四〕</sup>，太宗不悅。及注官，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。文定釋褐將作監丞、通判衡州，不十

年，累擢遂爲相〔三〕。

陶穀，自五代至國初，文翰爲一時之冠。然其爲人，傾險狠媚，自漢初始得用，卽致崧赤族之禍，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。太祖雖不喜，然藉其詞章足用〔三〕，故尚實於翰苑。穀自以久次舊人，意希大用。建隆以後，爲宰相者，往往不由文翰，而聞望皆出穀下。穀不能平，乃俾其黨與，因事薦引〔三〕，以爲久在詞禁，宣力實多，亦以微伺上旨。太祖笑曰：「頗聞翰林草制，皆檢前人舊本，改換詞語，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，何宣力之有？」穀聞之，乃作詩，書於玉堂之壁，曰：「官職須由生處有，才能不管用時無。堪笑翰林陶學士，年年依樣畫葫蘆。」太祖益薄其怨望，遂決意不用矣。

太祖聖性至仁，雖用兵，亦戒殺戮。親征太原，道經潞州，麻衣和尚院，躬禱於佛前曰：「此行止以弔伐爲意，誓不殺一人。」開寶中，遣將平金陵，親召曹彬、潘美戒之曰：「城陷之日，慎無殺戮。設若困鬪〔三〕，則李煜一門，不可加害。」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，由聖訓丁寧也。真宗常語宰臣，以河東之役，兵力十倍，當一舉克捷，良由上黨發願之時，左右有聞之者，賊聞此語，知神兵有戢〔三〕，故堅守不下，至煩再舉也〔三〕。

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〔三〕，凡數年。一日，有內侍使京西，朝辭日，太宗密諭之曰：「卿至汝州〔三〕，當一訪曹翰，觀其良苦〔三〕，然慎勿泄我意也。」內侍如旨，往見翰，因弔其遷

謫之久〔四〕。翰泣曰：「罪犯深重，感聖恩不殺，死無以報，敢懇苦耶？但以口衆食多〔五〕，貧不能度日，幸內侍哀憐〔六〕，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飢粥〔七〕，可乎？」內侍曰：「太尉有所須，敢不應命，何煩質也。」翰固不可，於是封裹一複以授〔八〕，內侍收複〔九〕，以十千答之。暨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，太宗命取其複〔一〇〕，開視之〔一一〕，乃一大幅畫幃，題曰「下江南圖」。太宗惻然念其功，卽日有旨召赴闕〔一二〕，稍復金吾將軍，蓋江南之役〔一三〕，翰爲先鋒也〔一四〕。

孫何榜，太宗皇帝自出試題，卽言日出賦〔一五〕，顧謂侍臣曰：「比來舉子浮薄，不求義理，務以敏捷相尚〔一六〕，今此題淵奧，故使研窮意義，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。」語未已，錢易進卷子，太宗大怒叱出之，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〔一七〕。

太宗以元良未立，雖意在真宗，尚欲遍知諸子，遂命陳搏歷抵王宮，以相諸王。搏回奏曰：「壽王真他日天下主也。臣始至壽邸，見二人坐於門，問其姓氏，則曰張旻、楊崇勳，皆王左右之使令者。然臣觀二人，他日皆至將相，卽其主可知矣。」太宗大喜，是時真宗爲壽王。異日，張旻侍中，楊崇勳使相，皆如搏之相也。

真宗天縱睿明，博綜文學，尤重儒術，凡侍從之臣每因賜對，未始不從容顧問。真宗善談論〔一八〕，雖造次應答，皆典雅有倫。當時儒學之士，擢爲侍從，則有終身不爲外官者。杜鎬以博學，尤承眷禮，晚年苦肺疾，累乞閑地，真宗不允，至數年加劇，又於便坐懇述。真宗曰：

「卿自擇一人學術可以代卿者。」鎬於是薦戚綸以代，又逾年，未及得請而卒。

真宗聖性好學，尤愛文士，卽位之初，王禹偁爲知制誥，坐事謫守黃州〔五〕，謝上表有「宣室鬼神之間，豈望生還；茂陵封禪之書，惟期身後。」之語。真宗覽表，驚其詞之悲，方欲內徙，會黃州境有二虎鬪而食其一，占者以爲咎在守土之臣。遽有旨移守蘄州，以避其變，勅下而禹偁死矣。

澶淵之役，王超、傅潛兵力弗支〔六〕，遂至中外之議不一，至有以北戎狙開運之勝聞於上者。惟寇萊公準首乞親征，李沆、宋湜贊之，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爲言。時陳堯叟請幸蜀，王欽若乞幸江南。真宗一夕召萊公語曰〔七〕：「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，卿以爲如何？」萊公答曰：「不知何人發此二謀〔八〕？」真宗曰：「卿姑斷其可否，勿問其人也。」萊公曰：「臣欲得獻策之人，斬以鼙鼓，然後北伐耳。」真宗默然而悟，遂決澶淵之行。

真宗次澶淵〔五九〕，一日，語萊公曰：「今虜騎未退，而天雄軍截在賊後，萬一陷沒，則河朔皆虜境也。何人可爲朕守魏？」萊公曰：「當此之際，無方略可展〔六〇〕。古人有言，智將不如福將。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，福祿未艾，宜可爲守。」於是卽時進札請勅〔六一〕。退召王公於行府〔六二〕，諭以上意，授勅俾行。王公茫然自失，未及有言，萊公遽曰：「主上親征，非臣子辭難之日〔六三〕。參政爲國柄臣，當體此意。驛騎已集，仍放朝辭，便宜卽途，身乃安也。」遽酌大

白飲之，命曰「上馬盃」。王公驚懼，不敢辭，飲訖拜別。萊公答拜〔四〕，且曰：「參政勉之，回日卽爲同列也。」王公馳騎入天雄〔六五〕，方戎虜滿野，無以爲計，但屯塞四門，終日危坐。越七日〔六六〕，虜騎退，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〔六七〕，集賢殿大學士，如萊公之言也。或云：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，故萊公因事出之，以成勝敵之勳耳〔六八〕。

虜犯澶淵，傅潛堅壁不戰，河北之郡城守者〔六九〕，多爲蕃兵所陷，或守城，或棄城出奔。當是時，魏能守安肅軍，楊延朗守廣信軍，乃世所謂「梁門、遂城」者也。二軍最切虜境，而攻圍百戰不能下，以至賊退出界，而延朗追躡轉戰，未嘗輟敗。故時人目二軍爲「銅梁門，鐵遂城」，蓋由二將善守也〔七〇〕。

景德末年，宋書降左承天門鴟尾上，既而又降於朱能家，於是改元祥符，作玉清昭應宮〔七一〕，建寶符閣，盡哀天書，置閣中。雖上意篤信，而臣下或以爲非，若孫奭、張詠，尤極詆訾。未幾，朱能謀叛，天下愈知其詐。至真宗上仙，王文正公曾當國，建議以「天書本爲先帝而降〔七二〕，不當留在人間」。於是盡以葬於永定陵，無一字留者，文正之識慮微密皆如此。

### 校勘記

〔一〕止在契丹「止」，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、筆記小說大觀本（以下簡稱小說）及宋朝事實類苑（以下

簡稱類苑卷一引均作「正」。

〔二〕太宗卽位卽一舉平晉也 原脫「一」字，據類苑卷一補。

〔三〕蠻徭嘯聚 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、小說本及類苑卷五六引均作「蠻徭保聚」。

〔四〕通蠻慣 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、小說本及類苑卷五六引作「通蠻情」。

〔五〕蠻黨服之「服」，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、小說本及類苑卷五六引均作「伏」。

〔六〕面以一路之事付之「面」，類苑卷五六引同，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、小說本作「因」。

〔七〕感戴異恩「感戴」，稗海本、小說本及類苑卷五六引作「感慨」，四庫全書本作「感激」。

〔八〕久之 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、小說本及類苑卷五六引均作「又」。

〔九〕蠻陌之患「蠻陌」，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、小說本及類苑卷五六引均作「蠻貊」。

〔一〇〕延袤千里 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作「連袤千里」，小說本作「連袤數千里」，類苑卷五六引作「連袤類千里」，「類」爲「數」之誤。

〔一一〕由神機駕馭一再雄而已 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、小說本、類苑卷五六引「馭」下有「用」字。

〔一二〕藝祖太宗及節度使武行德共乘小艇 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、小說本無「使」字。

〔一三〕太祖太宗安座以至迴舟「座」，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作「坐」。

〔一四〕感泣再三 稗海本「感」上有「俶」字。

〔一五〕此條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在卷一〇。